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三

宋　童宗説張敦頤潘緯　音釋

序别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盗錡魚倚切李錡也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憲宗元和二年也大立制度於是盗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

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關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苦簟切愜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衛

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嗣）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承嗣父御史中丞南霽雲死節睢陽）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剌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

尉印張云班彪北征賦弔尉印於朝那注云匈奴入邊殺尉印尉官也印名也音昂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缾印之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缾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浮扞蜀道劾冦劾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肩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肩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永貞元年西川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謫永州凡二歲朝廷建大本

貞萬邦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徙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俟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雠於文雠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其往也獨往一作佐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

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之任二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滸音虎水涯也飲食並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巽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懟忿憤懟音隊忿房吻切列於上怨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逮大獄以至於放薛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録會其長子阜誤及黨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即鼎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

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離力支切）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

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己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

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脩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殿丁練切若子者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俟其門有亞夫之祭戟焉祭遣禮切漢以祭戟代斧鉞祭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

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貺凡公粥貞元五年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愿内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無者字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本作編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瑾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蹟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能

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適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

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劒三魚腸豪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寳劒五純鈎湛盧鏌鎁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剸之剸旨兖切細剖也又之轉切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秉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

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甞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之欲切）喙甚直（一本喙上有鉤字）嗜有美餌者（一本嗜作懐字下無者字）而觖望獲魚之暮（觖古穴切窮瑞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益不乏焉辛生甞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也）接禮加等甞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笈音及又

極嵥切負書箱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闘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邪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備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明手劒而盟者公羊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劒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

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僖二十三年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公羊僖十三年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中丁仲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崔簡之弟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

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作文學）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寬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按崔君權立志出刺連永二州未至永而

連之人怨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逐世皆曰仁悌人也仁一本作孝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鐵礪之事注見前送豆盧膺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覲余覲一作覿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

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覿之一作而隱而未見曭乎遠而有榮者也曭他曩切日無光也今兹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貞元七年辛未歳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登第酉與辰合壽星屬辰也僕時悒然遲之悒音邑憂也謂其誕慢恠迂是將不

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此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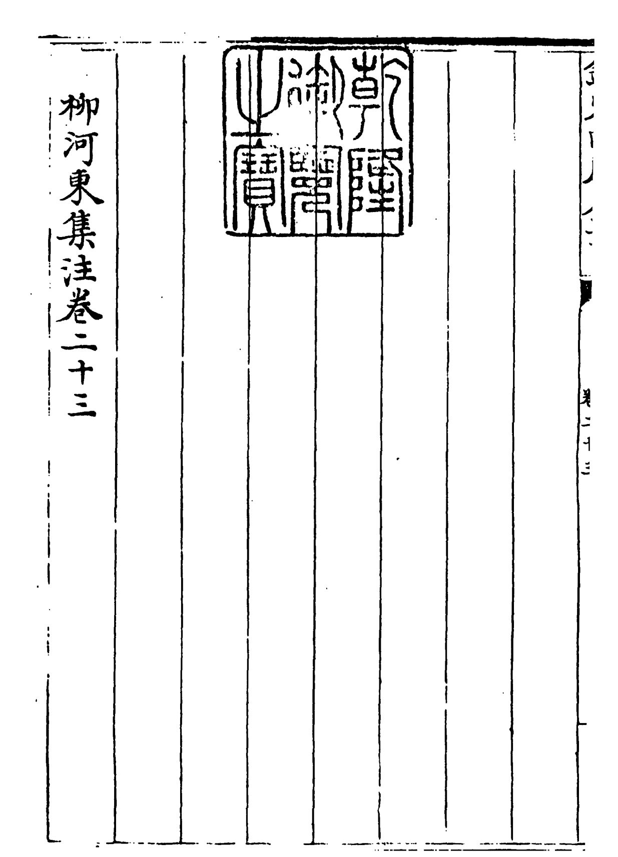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有然字非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

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句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郢也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本作會者非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没厄困之士闔户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

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向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四至三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方祖益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四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稱一本作偁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𢷬袵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

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米泔也　瀡息委切滑也）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逼筆力切　迸北諍切）束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俯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憒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喑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凡有柔儒

之茂質愜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㣲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㦸為

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隟音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左莊二年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

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凡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則諫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閒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工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諫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諫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諫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

然誅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誅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柳澥音懈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能字非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為禮部員外郎登為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

部郎則加裯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僇即戮字居南鄉後之頹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謟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

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之子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楊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毓子珽珽子志志子諶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為齊文襄帝師辨為周武帝師光為魏恭帝師號帝師房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下有子字非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

動揺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遹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吕讓將仕進序吕渭第四子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

告捽作沒切以吁而憐者吁一本作呼皆飽窮厄恒孤危詑詑忡忡詑音怡忡敕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

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有一本作好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

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怠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灎里閭誠游觀之佳麗

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厲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頣而笑瞪目而倨瞪直陵丈證二切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

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顦顇客耶顦顇即憔悴字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甞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曰一本作為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

齗齗然齗魚巾切爭也孔子世家云洙泗之閒齗齗如也不可以不更也更平聲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入聲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與坻同音遲

小渚也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

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南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踊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作故形）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故字）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

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一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工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已人姓字也由柱下史亦謫

馬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䓁馬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巳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事克巳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柳子厚作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相累而下若牛馬之飲

于溪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音遲小渚也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作留衆皆據石一本有位字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潘云鄙圯丕三音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

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紛遝而為密者（數音朔樂記音速）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紛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飲序 宋晏元獻公題云
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子厚二弟宗一宗直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慄一本作標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豉切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

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四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五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士燮

儒有蓬户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

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慮切去也斯干詩風雨攸除盍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震澤中震澤亦名具區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鍾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舄仕楚而病王使聽之舄作越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見毛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聲去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

銅鞮伯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凡伯華爲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其爲人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葢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又字一本作續

文二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信字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别元注云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元翰于衛尉于邵字相門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貫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

以歡于朋徒相貿為資（貿音茂博物也或作貿同）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陬將侯切莊子云卑陬失色姁音虛又吁句切媮音俞）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捨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晏君之言又不能類晏君之文學（不能一本作少能）又無納

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晏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吏切晏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鋭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肖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伉苦良切一本作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訛冐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下有其字御史中丞崔公永州刺史崔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以一本作之日合邦之學者論說

辯閎貫穿上下（穿去聲）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篤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生也）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

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

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

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

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一有而字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奇音羈衺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

窮夕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令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下灕水離力之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雲師也馮音憑愬蜚廉風伯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

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剌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愔挹淫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

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往居不苟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

其學浮圖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寛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録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濯手雖小教戒未甞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要伯高文禹錫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及謁南州柳員外詩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道安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相見又廬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宋桑門慧休姓湯氏與謝靈運之孫謝超宗來往與鮑昭字明遠俱善為詩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盖

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虚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二州名靈山即五臺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潘云竺張六切乾音虔西土天竺國鷲音就佛經靈鷲山乃佛聚徒說法處而往解脫者潘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入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云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筏音伐振壓朔陲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纎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臯廷尉鄭

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本無劉公兩字有安石之德逆少之高鑒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俞涓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毗志必二切頻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蔵衣裓之贈裓古得切釋典有衣裓潘云裓訖得切衣裾也蓮經云當以衣裓爲以凡祟从含出之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

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迴一本作迴　躅厨玉切）偉長德璉之述作（連音歛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此以比燕趙魏幕僚）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

闢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潘云析與析同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闢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

書（未詳其人或曰鄭絪）洎孟常州（洎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之叔父為湖南觀察使）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土一作士）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

遠者者一本作馬字是行有之則和馬者將若居蟄之有雷居一作羣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與工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訾音紫毀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少子由余戎人後歸秦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忽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

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潘云組音祖組者印之綬軋於黠切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暠胡老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 暠音浩武陵鼎州劉禹錫貶為司馬 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 一本無近字 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

蓋釋之知道者皦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一本作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王子也佚見切又音但訑縱意王子辟陋）

（慢訑）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侃）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有生字一本下有賢字謂晉陶潛）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潘云上波木切下而也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本作道潘云涅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雙林樹下入般若涅槃為女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舛尺兖切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淄云觀古玩切圓覺經云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脩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逆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負書箱也潘云及入及䏶二切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翛音宵模狀物態搜伺隱隟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愴楚亮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

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潘云拏女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

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古縣切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髪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
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
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甞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
人悦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
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
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工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䞋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工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𩕳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

僖公三十年秦師伐鄭鄭商人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也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師贈荀偃束帛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五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六

宋　童宗説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

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

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戞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簨音筍懸鼓者橫曰簨縱曰簴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潘云綴丁劣丁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音銑俎豆醆斝之器醆側眼切斝古雅切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本作殳潘云殳音殊咸引數其

實引數一本作列若設筮朴于堂下以修官刑潘云筮止藥切策也朴普木切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瘞於例切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宫御廩之實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

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益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

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

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令潘云榎古雅切楚即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渺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知章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崇敬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

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兹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同中第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

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斄與邰同音台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盖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潘云墳扶云切衍音演水涯曰墳下平曰衍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雚萑之宜潘云秬渠與切黑黍也秠音丕又孚鄙芳婦二切黑黍二稃二米也雚而郭切萑升六切大豆也潘本雚作萑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

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盩厔音輈窒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内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之欲切達也凡其官僚罕或覿

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羨延面切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籩豆靜嘉一作樽俎俎豆燔炰烹飪音捻與餁同益以

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後與之禮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甚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于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益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

武元衡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察御史也）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覲于闕）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輈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

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閲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轉其飲飫餼饋童云飫於據切食多也按諸韻字當作飫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潘云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潘云奇音羈一音如字勾子智切贏音盈謂錢餘物也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

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馬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弔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馬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

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令一本作名）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舶音白大舟也）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揖（一本作執秩拱揖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注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揖注拱執也揖計兵名揖）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一本外字下有境字）以譯

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合字下有外字）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閈音汗）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隅也）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

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本作易)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

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旹纛幢一作橦傳江切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晉周禮鼖鼓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賔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蛋蠻睢盱就列者罽音計織毛布蛋音但睢火佳切千人以上釽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胾側吏切大臠炙之夜切貍莫皆切周禮鼈人注互物謂有甲貍物龜鼈之屬自貍伏於泥中者沉泛醍盎之齊醍音體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

揳吹鼓之音揳先結切亦作[illegible]吹尺瑞切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咼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傳云猶克稱能以垂到今刻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一本下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一本作邱同朝宿之舍在京師者請才性切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

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作規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賁音奔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

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郎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設險一本作為敵茂功溢于太常茂一本作戎盛烈動于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二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嗣天子順宗也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本作四密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密作私一本以字下有公字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其

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無土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抵即抵字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又四候切蹼也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餫音運說文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

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作之）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又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哀小之也湍悍一本作水怒）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音舜)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庚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徒充路(徒當作徙)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

忘其歸杠梁以成杠梁橋也一作虹梁人不顧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人一本作方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我下更有非字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一本無宜字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作焉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又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潘云障通作鄣壅也西門遺利史遷興

歎前漢溝洫志史遷曰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白圭鑿隣孟子不興孟子告子下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益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恡即吝字桂之中嶺而邑

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實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途廻去聲故塞之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一本無下羣字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以二字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徒也爲之記云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六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七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記一本作記亭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楊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虢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本作二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坻音遲與坻同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

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賔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一本而字下有今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户黯切戰船）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賔禮（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辟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莊子文子）莫不總統以至虛

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専兹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攄抽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鶩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署州署也灕音離）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即移切姓也一音紫）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來涖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

州事盜逋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玆以嬉觀望攸長（攸一本作悠）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甿移于閒壤（閒音閑）伐惡木刜奧草（刜扶力切斫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暉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倏音叔互或作牙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周禮夜考之極星相息亮切）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

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含一本作涵）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作廷）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于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

闠潘云音環潰市墻曰闠市門曰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益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姑回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手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

欂櫨節棁之華欂華碧切又音搏柱也櫨音盧柱上枅也節栭也棁音拙梁上楹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蘺碧山為屏風貽其儉也是山岪然起于莽蒼之中岪慈恤切潘云岪蒼沒切莽母黨切蒼士蕩切莊子注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將侯切隅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葢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屐齒不及屐一本作屐謝靈運事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

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壓迺塗壓許氣切仰塗也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一本作椒椒山頂也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童云嵁五男苦男五咸三切嵁巖也魏都賦有嵁崿 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度待洛切 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 于一本作乎 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劉溜柳三音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內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

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一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也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作百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騎之隙童云叢俗書作藂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仄一本作側同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抉一決古穴二切呀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本作肱環行卒愕卒七沒切一本作愕目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於廢切荒蕪也與穢同決澮

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泓烏宏切渟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㧞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巑在官切巑岏小山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尨齒鯢尨眉黑白雜也鯢音倪齒落更生細者壽徵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甞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羸羸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崔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前漢石奮及其四子皆二十石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甞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潘云沮子須切洳如預切漸濕也羣畜食馬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辨音辦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首音狩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鼙音卑周禮以鼙鼓鼓役事潘本作鼛鼓鼛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醑糗丘救許九二切熬米麥也醑思呂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尚馬旁邑俶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於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聚峯瓏瓐蕭條潘云諸韻無此瓐字溫公注揚子瓏瓐盧紅切瓐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左襄三十一年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七